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李公案 第六回 偷上岸船戶報案 施鐵鎖地保詐錢

那個中艙客人說道：「唉，這是哪裡來的晦氣？我是到杭州去望看我丈母的。本來打算遲幾天再走，只因我家裡死活的催。昨兒個上船，不想撞著這倒霉的事。昨兒開船後，我便睡覺，並沒聽見怎麼聲響。今兒早起穿衣服，看見我袖子上沾著一片血，回頭一看，就嚇得我魂都掉了，急忙爬起來喊眾位同看。不是眾位大家都看見嗎？」那老客人道：「你老貴姓？」中艙客人道：「我姓黃，名叫道梅。沒有領教，你老呢？」老客人道：「我就叫裴道運，世代行醫。杭州上中下三城，提起姓裴的五世郎中，也頗頗有點小名氣。」說話未畢，那管船的道：「怪不得那個倒霉，這個倒運。我這管船的更該死了。」

李公道：「少說笑話，且看看這個客人的腦袋是從哪裡出去的。我們大家的行李先齊一齊，等船靠碼頭，便找地保報官。」

那管船的便前後左右細細地看了一回，並沒有出路，就是艙上首篷窗上的銷釘卻沒有了。再看那死的，身上穿著藍綿綢小綿襖，褲旁邊疊著一個繭綢大綿襖，一件紅青羽毛夾馬褂，上放著一條香色綢搭膊，一頂青緞瓜皮小帽，並無有動。一條印花粗布褥子，差不多被血濕透了。一條綠綢棉被，一半墊在身子底下，也有血污。枕頭底下壓著一蓼咱]，身後邊有一個藍布包袱。李公道：「若是謀財，怎麼包裹一切都沒有動？若是有仇，特地來害他的，這一船的人難道就聽不見一些聲響？況且這船是水當中走的，這賊從哪裡上來？從哪裡下去？這事實屬可疑。」

那管舵的在後面說道：「昨兒晚上那聲響不是嗎？還當是水鬼出現。那位客人在後艙出恭，不是也聽見的嗎？」

李公聽說，也不能不疑心是這個緣故。這個時候，眾客人嚇壞的也都回過氣來了，七嘴八舌的亂說，這個說：「必是能水遁的妖精。」那個說：「也許是能駕雲的劍客。」還有一人說道：「這不是偷頭嗎？是有典故的，先前跟我舅舅聽戲，有這麼一曲，想必就是這個事。」

正說之間，船已快到碼頭，遠遠望見市廛的房屋。李公恐賊在船上，便悄悄囑咐管船的，先上岸找著地保在船埠等候，免得攙船的時候逃跑。管船的喊個暗號，那拉縴的便將縴繩嗖嗖的攙起。管舵的把舵望懷裡一帶，那只船便慢慢的望岸邊靠了，管船的趁勢往上一跳，將腳往後一蹬，船身重復漾開，那拉縴的仍舊將繩放開，隨走隨放，隨放隨走，一直望前去了。

這裡船上眾客人仍是議論不了。李公細看眾人，實在不像有殺人的兇手。看那死人的頸上和那塊血漬，許多蒼蠅攢滿了。

因叫個水手，拿兩塊板豎在兩旁，免得看著噁心。

不多時，船已到岸，管船的同著地保在那裡等。看見船到，也不等鋪跳，地保便跳上船頭，鑽進艙來，管船的也跟著進來。

地保將板拿開，將他的被子掀起看了一看，又叫管船的摸他腰裡有無物件。管船的皺著眉，捏著鼻子，伸手往棉襖裡一摸，說道：「有個搭膊，彷彿有一包洋錢。」地保親自動手，將搭膊解下，摸出一個紙包。打開看時，卻是本洋三〇六元。又摸出一個小手摺，上寫著「李代記」，又有順隆布店的紅字戳記。

地保便向管船的說道：「這個東西你且收好，回來要呈堂的。看這個摺子，這位客人是姓李，這順隆布店不知在哪裡。既有字號，沒有個打聽不出來。」說罷，向眾客人道：「你們諸位也都看明白了。昨天晚上到底有人聽見些聲響沒有？」眾人說沒有。地保又對管船的說道：「你當眾位的面，將這客人的行李點個數兒，好讓我照數兒開個清單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在襪衣內掏出一管筆，一本小賬本。管船的點一件，地保就寫一件，寫完，又將屍身的服色、刀傷記上。又對眾人說道：「這個事非同小可，船主人自然脫不了干係，就是眾位也少不得委屈，做個見證。我們奉公而行，也叫無法。現在先同這位管船的老哥到縣上報案。你們眾位先不要下船，在船上等候，回頭大老爺來相驗，伺候回話。」說罷，就拿出一條鐵鏈，望管船的頭上要套。

管船的再三哀求，地保道：「公事公辦，人命關天。就單單套這麼個鏈子，還不是便宜你？請走罷！大清早起，為你這屁事，跑到這時候，水米還沒沾牙，你倒偏偏有這許多講究。我們當官差的便該死嗎？」說罷，將鏈子套上，還要加鎖。管船的沒法，在身邊掏出兩塊洋錢，雙手奉上說：「地保哥，地保爺，實在對不起您老。這兩塊錢權且先吃些早點心，再到縣上報案罷。」地保看見錢，便說道：「這個客人也不是你殺死的，不過，誰叫你做船主人，還能不報案嗎？咱們哥兒們有什麼話不好說？又要您破費。」管船的道：「這也不是給你老哥，就給伙計們喝碗早茶。」地保笑道：「我倒看不出，你這位老哥真懂交情，我倒不好意思不收了。但是，衙門裡的朋友眼寬手大，你須要明白。這是我為好關照你的意思。」說罷便將鎖鏈退下，兩人一同上岸。又招呼岸上的伙計，叫他坐在船頭上看守，便一同到縣上報案去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這就叫：

有錢使得鬼推磨，無事莫經官裡人。